



大 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十一 次全体会议
 1995年9月28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 (葡萄牙)
 副后：奥德卢姆先生(副主席) (圣卢西亚)
 副后：阿兰尼瓦尔·基罗加先生(副主席) (玻利维亚)

下午3时10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第一位发言者是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尤拉伊·申克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申克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在这一年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无疑是一项殊荣。请接受我对你当选的真诚祝贺及第五十届大会圆满成功的最良好祝愿。

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对年大会取得的积极成果的重要贡献。

到1995年底，斯洛伐克共和国将渡过其作为主权国存在的第三年。尽管我国在国际社会中是一个相对新的成员，但却在过去三年中证实：它在国际领域中的活动基于对国际法及国家间民主共处原则的尊重。

斯洛伐克外交政策的基本座标，是融入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我们不仅与该领域有着无数历史联系，而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与之享有同等体系的现代价值。

斯洛伐克同其他中欧国家一道，在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感到同西方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的密切关系，我们也意识到加入繁荣的民主欧洲国家联盟的独特历史契机。

斯洛伐克作为一个标准的民主国家，是中欧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欧洲的政治和军事稳定无疑具有重要性。我们想通过保持一种基于一套具有牢固法律基础的条约以及互利合作的睦邻友好关系来为建立这种稳定作出贡献。我们从这一事实出发，即这种合作是我们区域各国稳定和繁荣的基本先决条件。

同七国集团、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以及同各民主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对我们也极为重要。我们希望充分利用同发展活跃的亚太地区、同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同近东和中东各国之间的合作机会。

斯洛伐克共和国在联合国活动的框架内参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在此阶段的优先任务是成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成员。在这方面，我不能不指出，我们继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成员资格之后在裁军谈判会议中的成员地位仍然是唯一未解决的问题，而该联邦从一开始就在该机构中工作。在所有其他机构中，前捷克斯洛伐克所占有的席位，通过基于各自规则的选举或任命而分配给捷克共和国或斯洛伐克，两个继承国都同意不互相竞争以获

得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中由该联邦解体而空出的席位。根据该协议以及在东欧区域集团的支持下，斯洛伐克提交了其对由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在裁军谈判会议中空出的席位的候选资格的申请，斯洛伐克是该联邦的继承国之一。换言之，我们一直并仍然对填补该会议成员中产生的空缺有认真的兴趣。我们认为把填补该会议成员空缺的问题与其成员数目增加这一更广泛问题联系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后一问题已讨论多年。我们期望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了解这种情况，并将支持斯洛伐克及其继续开展捷克斯洛伐克在裁军谈判会议中以前的外交活动的正当努力。

第五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查会议的结果，是裁军谈判会议进一步活动的重要推动力。该条约无限期地延长，是审查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我们认为它是进一步发展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国际合作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先决条件。《不扩散条约》在人类现代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作为具有全球性质的唯一条约，设法减少了核武器国家集团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斯洛伐克特别强调1996年全面禁试条约的筹备工作，并支持立即开始旨在制订有关停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案文的谈判。这将导致在建立一种新的安全框架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并将成为通往将认为核武器没有必要的时代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斯洛伐克作为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高度重视这一宣布所有此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非法的条约。我荣幸地通知大会：斯洛伐克议会三星期前批准了该公约，我们将尽快把批准文书交给秘书长。

关于即将举行的《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第四次审查会议，我国愿支持工作的成功进行及通过第四项议定书案文，这将使该公约得到有效执行。斯洛伐克是第一批禁止出口杀伤地雷的国家之一。我们还高度赞赏在秘书长主持下举行的联合国扫雷项目国际会议。该论坛强调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办法，以减轻使用这种非人道武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武器特别伤害平民，包括无辜的儿童。

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冲突充分考验了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组织本身。我们通过这种考验的程度，将在

今后几十年中影响到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关系。斯洛伐克认为和平谈判是导致稳定和公正解决的唯一途径。军事行动证明是产生相反效果的，而且只是暂时性的。它们无法消除交战各方面的敌意。我们努力的目的是找出经各方通过谈判达成的普遍接受的办法。它们的平等地位可以被看作是处理这一危机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我们支持接触小组的计划，认为这一计划是冲突各方进行直接谈判的正确出发点。

为实现地中海地区的稳定，应找出公正、持久的办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在这方面，我国支持国际社会的努力，并尤其高度评价秘书长在强调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两个社区间的谈判应该继续进行以使该岛重新联合，这是必要的。这一进程如要成功，就必须考虑人民之间存在的各种具体的分歧。斯洛伐克愿意继续进行斡旋，促进两个社区政治代表之间的会晤。

鉴于世界各地存在许多冲突，我国欢迎任何能够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进展。举例来说，中东和平进程在最终解决长期的阿以冲突方面已经取得明显进展。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签署的协定证明了和谈和双方以及国际社会所作努力的正确和恰如其分。这些努力建立在双方可以和平共处的信念之上的。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现已成为最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斯洛伐克认为维持和平行动是国际社会能够赖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工具。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当前局势也不尽人意。因此，我们支持改组维持和平行动的工作，这将提高其效力并使之反应迅速。这将要求维持和平特派团的任务必须明确、不含糊和现实，即可以得到实施。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和平纲领补编》，认为它是为加强防止冲突的内容所作的努力。我们非常密切地关注着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并同样认为，在现阶段，维持和平而不是执行和平是现实的解决办法，即反映了大多数冲突的复杂性，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承受能力。

斯洛伐克的立场已经在它向维持和平行动派遣部队和提供服务的形式上反映出来。目前，我们向前南斯拉夫派遣了600名工程兵，向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派遣了五位军事观察员。斯洛伐克工程兵营1994年11月被联合国保

护部队指挥官授予荣誉证书，表彰其专业技术和工作质量。

为实现联合国确定的目标，有必要在民主的环境中实现这些目标，在保障人权方面尤其如此。斯洛伐克共和国继承了前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所有有关的国际义务。在人权领域，这意味着斯洛伐克是所有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这一积极态度的另一个结果是，大量的文书在国内立法和外交政策中得到批准。

我只想举几个例子，特别是将国际人权保护标准纳入斯洛伐克共和国宪法之中，其他的法律规范进一步向这些标准看齐；设立斯洛伐克国家人权中心和实施《反对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仇外心理和不容忍行动纲领》的政府委员会；积极参加关于保护属于种族少数的人的国际文件的准备工作；批准《欧洲委员会保护少数的纲要公约》，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文件和《联合国关于在民族、族裔、宗教和语言方面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一道已反映在今年同匈牙利签署的《睦邻关系与友好合作条约》中。

斯洛伐克非常关注各种对作为人类尊严基石的价值的不尊重和粗暴的违反，因此我国高度赞赏联合国在保障人权领域中开展的活动。我们准备为加强国际合作作出贡献，以实现更高的尊重人权和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的所有人基本自由。

谈到人权，我们不能忽略妇女的权利。刚刚结束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提出了一些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欢迎这一会议所取得的成就，作为妇女地位问题委员会成员之一，我们荣幸地参与了会议的最后文件《行动纲要》的准备工作。

一些社会问题涉及妇女地位问题。其中之一是家庭在社会中的作用。国际家庭研究中心自1993年底以来开始了在斯洛伐克的工作，它积极参加了各种国际活动，以此不断证明了它的可行性。该中心是1995年2月4日至7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联合国国家协调员区域间会议——家庭年的主要活动——的联合组织者。这些事实使我国政府开始寻求该中心和联合国间开展更密切的合作。斯洛伐克因此建议使中心隶属于联合国。我们将高度赞赏对我们建议给予积极的考虑。

斯洛伐克赞赏联合国改革机构和使其在经济、社会和其他有关领域的活动再现活力的各种努力和一切与之有关的改革。我们认为这些努力有助于提高联合国工作的效能，是针对所有现行世界重大变化作出的积极反应。

我们全力支持联合国在1990年代批准的国际经济合作领域里两项根本文件的基本态度和目标，这两项文件是：《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宣言》以及《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这些文件提出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是在全面发展的范畴中发展人力资源。这些文件是建立在全球共识的基础上。其目的是改善世界上的贫穷和最不发达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从而消除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富国与穷国间的巨大差距。所有这些目标也符合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最大利益。

在过去十年里，符合“最不发达”标准的国家越来越多。此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全球问题，如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来解决。这就给全人类，特别是最不发达的国家提出一个挑战。然而，我们也必须强调有关国家进行自身的进一步发展的首要责任。

今天，斯洛伐克以及中欧和东欧的其它国家必须正视同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进程有关的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这一进程过去从来没有以今天的规模进行过。我们非常希望继续获得联合国项目内的涉及知识诀窍、人力资源开发以及管理培训方面的宝贵资料。这必将能帮助我们顺利地进行我们的经济改革。

尽管目前经济形势非常复杂，我国仍然非常愿意积极地参与我们可以提供帮助的领域的联合国各项方案，我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例如，我们认为现在有机会让斯洛伐克的专家更广泛地参与发展方案。

斯洛伐克支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领域内所有的联合国活动。我们欢迎这些国家在摆脱消极的接受国地位方面所作出的越来越多的努力，我们高度评价它们接管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管理权的努力。与此同时，我们高度

赞赏联合国在执行其项目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它不仅充分考虑接受国的需要，同时还尊重这些国家经济的特征及其优先考虑，并利用这些国家管理的人力和技术潜力。

今天，联合国正在经历其历史上的一个复杂阶段，在这个时候，尤 为重要的是要确定联合国活动的方向，并以国际关系中正在展开的各种进程为出发点。全球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结合点是处理当今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决定因素。

如果联合国要真正理解这些进程的实质，就必须开始自身的改革。我们支持这种改革，因此也支持所有加强联合国系统从而使它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责的所有步骤。这种改革除其它外将要求改革本组织大部分的主要机构。对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我们支持扩大安理会，增加一些有能力履行全球职责并有足够的能力在财政上支持联合国活动的新成员。必须强调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和效率，这应该成为一项优先的主要工作。

我们完全意识到由于一些会员国拖欠会费而使联合国陷入的困难的财政处境。会员国常常没有能力支付其摊款，因此我们支持在支付能力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分摊比额表。我们也希望改革能够增加开支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关于联合国预算，我想说的是，斯洛伐克尽管目前正在经历其经济的变革，而且其国家财政也遇到了各种压力，但一直都履行了其向经常预算缴纳全部摊款的义务。至于向维持和平行动预算缴费的问题，斯洛伐克与捷克共和国处于同样的地位。这两个国家尽管已经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两年半了，但还没有被列入分摊维持和平经费的任何一个类别中。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将在大会今年的届会上得到解决。而且在这样做时，我们将以现实的态度考虑了我们各自的经济资料。在分析完这些资料以及与其它国家的资料作了比较以后，我们得出了一个坚定的看法，即应该把斯洛伐克列入分摊维持和平经费的“C”类别会员国中，我谨在此论坛上确认，斯洛伐克愿意承担对这一重要的联合国活动的应有职责。

今年，我们纪念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从大战结束的那一刻起，所有的国家本着生活在和平之中的愿望放下了武器，并为此原因决定建立一个将成为国际

合作论坛的组织。回顾过去五十年，我们必须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即联合国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一个积极的作用，联合国理所当然地应该存在下去。

尽管纪念活动的高潮是在下个月召开的会议上，但我们已经可以说，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证以荣耀庆祝这一纪念日。为了庆祝这一纪念日，在斯洛伐克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办了多次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其中一些活动还没有结束。还举办了各种研讨会、会议以及各种电视和电台广播，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无疑是至为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活动上来，不仅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活动，同时——尤其——也是人类活动各个领域里发展国际合作的活动。

我祝愿大会本届会议取得圆满的成功，我祝愿这届会议在解决联合国目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方面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加洛·莱奥罗·弗朗哥先生阁下发言。

莱奥罗·弗朗哥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最热烈地祝贺你、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著名和杰出的学者和国际主义者，当选为以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为特征的大会本届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主席，你的当选是当之无愧的。我还要赞扬阿马拉·埃西先生在担任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期间所做的值得称道的工作。

在第二十世纪结束和新的第三个千年期开始时，在一个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动荡为特点的世界上，诸如科学的巨大进步、技术革命的飞跃发展、通讯和信息的决定性影响、贸易的扩大以及文化和宗教相互作用的结果等各种因素改变着我们的现实。然而，社会与经济方面极不平衡的现象与这些因素并存，主要是在其居民占人类四分之三的发展中世界。

我们面临本世纪初没有预见到的各种问题，包括环境问题国际化、分裂和狂暴的民族主义复活、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为促进发展转让的国际资源减少。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极度贫困，以及饥饿、营养不良、抛弃、失业、疾病和愚昧，许多地区还有游击运动和武装暴乱。一些国家面临外债危机的后果，再加上缺乏减轻这种危机的国际政治团结精神。在许多区域腐败成为流行病。毒品的生产、消费和贩运破坏了我们的传统社会结构。在乡村和城市暴力都在增长，常常用来镇压暴力的粗暴手段实际上促进了暴力增长。因此，我谨以里约集团临时秘书的身份，并作为该集团的厄瓜多尔代表，代表该集团呼吁召开关于毒品问题的第二次世界会议，研究应以何种适当机制在全世界同毒品贩运及其灾难性后果作斗争。

铭记这一前景，厄瓜多尔将继续赞成在国际社会中采取紧急措施以努力消除影响到这么多国家的所有这些社会问题。大会宣布1996年为铲除贫困国际年。我国希望，这一宣布将使国际舆论进一步认识到这个严重问题的复杂性，并努力找到解决措施。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紧张关系缓和了，国家间信任的加强导致通过了核裁军措施。然而，扩散和使用核武器可能造成的危险仍然存在。由于这个原因，厄瓜多尔强烈谴责中国和法国进行的核试验。我们希望，这两个国家将对要求停止所有这类试验的普遍呼吁作出积极反应。

厄瓜多尔赞成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协商一致意见，并认为这项历史性决定是当时通过的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原则和目标以及裁军的统一整体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厄瓜多尔忆及，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应至迟于1996年结束，并应很快安排关于禁止用于核武器的裂变物质的谈判，以便能按照《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规定实现全面彻底裁军。

在这方面，《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充分实施已使拉丁美洲成为无核武器区。我们的区域树立这个样板以促进建立无核武器区，尤其是在局势较紧张的地区。

我国欢呼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国家权力机构达成的协议，这些协议无疑将有助于在受不安全、暴力和武装冲突之害最深的区域之一，中东巩固和平。我们认为，根据已缔结的协议将作出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将为该区域的和平作出贡献。因此，厄瓜多尔向双方表示鼓励，并表示相

信，有着国际支持，他们将继续沿着他们已愉快的走上的和平道路继续走下去。

另一方面，尽管安全理事会多次发出呼吁和通过决议，武装行动仍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继续，我们对此深表关切。我们认为负有更大国际责任的大国应坚决地采取必要步骤来结束这种令人遗憾的局势。同时，厄瓜多尔希望也对布隆迪的危险局势发出呼吁，这种局势可能导致与卢旺达相似的流血事件。

联合国的主要目的，它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人指出，自1989年以来在全世界发生了一百多次武装冲突——其中大多数是国内问题引起的。这些局势威胁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威胁到世界和平，它们体现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间日益明显的相互关系。因此厄瓜多尔认为和平不仅意味着没有武装冲突；还包括我们各国人民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因此应该认识到，传统的安全概念已增加了非军事的人类安全和持续发展的内容。

因此，厄瓜多尔认为，有着五十年成功与失败经验的联合国必须准备好面对全世界出现的新的挑战。此外，应指出今天国际社会更加信任这个世界组织，更经常地寻求更直接、更有效的干预来减少或解决政治、经济或社会冲突。这种局势要求我们加强联合国和改革其结构。

我国认为应改变安全理事会的结构，以便不仅充分地反映新的国际事件秩序，并充分地反映联合国目前的会员组成情况。联合国还应该通过采取预警措施，有更强的能力在防止冲突领域采取及时而有效的行动，并继续部署重建和平和巩固和平的维持和平行动。我们认为，只是把两个主要工业国家增列为新的常任理事国并不能满足改革安全理事会结构的迫切需要。在讨论增加成员国的问题时，我们认为要防止当前不均衡的现象继续恶化，所有地理区域都应有适当的代表权。

我们不同意使增加的成员享有否决权。由于这种机制的创立是为了适应已不再存在的世界政治现实，拥有这一特权的大国应心甘情愿地同意将这一做法完全限于与《宪章》第七章有关的各种问题。整个世界将欢迎五个常任理事国作出的这种决定，把它看作是朝一个更为民主的联合国所迈出的一个有效的步子。

大会也应该得到彻底的振兴，以便能够以有效而负责的方式履行其根据《宪章》第十一条所承担的职责，以便它的各项决议—特别是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个问题的决议—可以得到充分的遵守和实施，发挥我们希望看到的联合国最高政治机关的决议的影响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应更充分地对《宪章》所规定的广泛要求作出反应。托管理事会已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因此应该完全改组。同样，《宪章》第九十九条赋予秘书长的广泛的职能应得到充分的行使。

厄瓜多尔认为必须审查布雷顿森林各机构的职能及它们与联合国的关系。为了取得最佳的成效并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至关重要的是协调有关国际金融体制以及经济和社会进展方面的国际努力。

如果基于种种原因而拖欠款项的会员国作出真诚的努力来履行其义务，联合国所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危机可以得到减缓。不能接受的是将解决这一危机的负担转到发展中国家的身上，这些国家微弱的经济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厄瓜多尔将尊重所有人权作为其政府的座右铭，它特别重视联合国支持保护和促进这种权利的各项行动。它十分关切地看待大规模违反人权的行为以及诸如“种族清洗”等曾被认为已经不复存在的行为的重新出现。这些行为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已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一种明确无误的威胁。厄瓜多尔对攻击平民，特别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表示厌恶和谴责，因为这些行为正在造成人数日益增多的难民。这些违反行为不但对联合国和许多国际文书而且对全人类的道德良知都是一种挑战。

厄瓜多尔促进并支持旨在结束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惩罚犯有罪行的人并重新建立一种和谐与和平的气氛的所有措施。它认为，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有着一种明确的、不可避免的责任。我们希望大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有效地对付此种违反行为所代表的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行为。我们表示信任和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并希望大会将提供必要的行政和财政资源，以便他充分履行其重要的任务。

厄瓜多尔认为，民主制度是对各国人民要求自由和友好共存以及要求表达文化的愿望的一种适当的反应。

为了实现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的各项目标，厄瓜多尔这个多种族的国家在与本国各土著组织协商之后已经提交了各种具体的方案和倡议，旨在提高这些团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地位，同时充分尊重他们与众不同的特点。厄瓜多尔希望能够依靠国际合作，使这些倡议和方案取得成果。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联合国领导了各国人民争取自决的斗争，结果是终止了可耻的殖民主义制度。从它存在的最早的年代开始，本组织就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并继续进行谴责直到种族隔离被废除为止。现在联合国应该为实现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发展权而进行斗争，让数百万的人有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只有通过可持续和和谐的发展才可能实现稳定和持久的和平。

这种发展必须与紧急解决维护人类最伟大的遗产—环境—这一问题同时进行。因“地球问题首脑会议”而产生的《21世纪议程》必须予以实施。为了发挥其作用，厄瓜多尔将继续谋求国际合作，来维护其极为丰富的生态财富。不但是它的大陆领土的生态财富，而且还是—尤其是—亚马孙河地区以及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生态财富。

在奉行其开放经济政策时厄瓜多尔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贸易组织)的第一个新成员国。该组织能使它除其它事项外，从在它与其它成员国的贸易关系中有保障地实施非歧视的原则之中获益，为厄瓜多尔的货物和服务的贸易谈判更好的条件，取得技术支助和援助并享受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优惠贸易条件。

我们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与联合国之间应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因此我们积极地支持根据《马拉喀什协定》和《旧金山宪章》起草一项该两组织之间的协定。这可以成为建立一种新的、更公正和有效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在这种秩序中，对人的尊重得到保障，人的福利得到促进，经济发展为各国共享，而国际贸易的平衡和公正获得保障，从而建立一个基于国际合作、团结和相互依存的社会。

现在要求联合国在实现这一新秩序方面履行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目的，不但本组织的整体结构要进行改革，

而且所有大小会员国都必须对联合国提供完全的政治支持。

厄瓜多尔一向坚持其历史、亚马逊河与和平的传统及其对法治的尊重。它坚持《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其中包括不对任何其它国家的领土完整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及完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义务。

因破坏和平而造成各种问题发生在全球各地。因此，今年早些时候，厄瓜多尔并非自愿地卷入了与它南方的邻国秘鲁的一场其后果无法预言的、不请自来的武装冲突。联合国秘书长以及本组织的会员国已获悉了这一不幸的冲突，这一冲突产生于几十年来损害着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领土问题。对这一争端的和平、公正和最终的解决，不但对我们两国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拉丁美洲的和平共处也是必要的。我国政府一向力图通过外交途径来避免这种冲突。在军事对峙期间实现停火，以及在促成1995年2月17日《伊塔马拉蒂和平宣言》中所一致同意而又在2月28日《蒙得维的亚宣言》中批准的和平进程中，各保证国按照1942年《里约议定书》所采取的行动是极为重要的。这一进程已逐步导致恢复和平。我们相信，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美国及其部署在冲突地区的军事观察员的协助下，厄瓜多尔和秘鲁两国人民的愿望将得到实现，并将按照我已提到的条件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有关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冲突的保证国所采取的行动已经证明特别有效，并且我们肯定它将导致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在去年9月4日和5日召开的里约集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最近一次会议上，两个国家元首的发言以及其他国家令人鼓舞的立场中有紧张局势缓和的重要迹象，我们认为这些迹象不仅提供明确的和平方向，而且支持全面的和平共处，同时为对话、建设性谈判和恢复有利于巩固和平的一体化进程创造条件。此外，所有这一切将为我们在与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各方面关系中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合作铺平道路。我认为，我们已开始走向更好的谅解。如果我们制定诚意的框架，那么我们将能够不仅使我们不同的立场更加接近，而且就持久性解决达成协定。

威胁国际和平的问题——引起自然的担忧、造成焦虑、有损于人民的福利、造成巨大人类生命损失、并且使社

会和经济发展严重恶化的问题——无疑是最严重的问题，它们要求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采取促进和平的行动。它们是根深蒂固的问题，要求全球和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作出积极的反应，需要这些组织的援助来解决这些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匈牙利外交部长拉斯洛·科瓦奇先生发言。

科瓦奇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在这次历史性的第五十届会议上当选为大会主席。匈牙利代表团准备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协助你履行你的重要职责。

五十年的联合国目睹我们的成就和失败。在其历史的这个重要关头，关于联合国是否有信誉问题的问题在许多地区提出。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联合国的行动能力只不过是其会员国意愿和决心的反映。随着对冷战结束的兴奋的消失，我们应该仔细地审查联合国在急剧变化、通常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被要求发挥的作用，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念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可能并不自动地造成一致的利益。

《宪章》为区分健全的国际秩序与稳定和绥靖的权宜之计提供了宝贵的指南。问题是国际社会是否总是愿意采取相应的行动，坚决地对付侵略、反人类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以及对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公然违反。

当我们目睹破坏性战争、无法无天的状况、平民的苦难和普遍的人类痛苦时，我们没有自满的余地。对于尽管没有新的世界灾难的威胁我们是否能够使我们的地球安全和有保障的问题没有肯定的答复。由于两极化的消失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全球政治环境不能防止局部战争、内部冲突或种族冲突的爆发。我们十分珍视的价值和原则在对某些人遥远而对其他人危险地接近的地方发生可怕事件的背景下似乎成为渺茫的梦想。

副主席奥德隆先生(圣卢西亚)主持会议。

我们已经认识到有效的区域工具在处理这种主要是内部的新型冲突中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在这种冲突中法治和负责的国家行政机构通常不存在，军阀和其他肆无忌惮的领导人在民族主义和仇恨的气氛中指挥恐吓运动、“种

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多年来，联合国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安排和平协定，进行维持和平行动，改进人道主义局势和促进民族和解。

这个世界组织更有条件处理传统的冲突局势。但是，它还必须准备迎接所有新的和令人震惊的挑战。虽然联合国不能现实地处理全世界的所有危机，但是，由于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特殊作用和职责，它应该谋求加强关于《宪章》原则的全球政治共识，通过其预防能力协助制定区域性战略和努力，并且在区域或全球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时采取果断的行动。

今天的冲突要求联合国具有更连贯且权力下放的回应能力。使本组织精简和合理化应该是首要事项，不仅要消除浪费和重叠，而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和财政资源。我们还完全支持秘书长改进联合国机关和机构之间协调的努力，从而加强本组织的预警、后备和快速反应能力，重点应该放在联合国活动的所有政治、安全、社会、经济-生态、人道主义和人权的领域里。

关于总的改革努力，我们应该考虑到，就广泛问题，如取消《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或改革维持和平行动的资金筹措达成协议是无法一下子实现的。我们希望，设立一个大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大会主席的主持下，将成为这项高度复杂的努力中的重要里程碑。我们欢迎已经执行的重要措施，并且期待旨在加强安全理事会运作的透明度和效力的其它措施。

联合国的主要使命是使世界成为对一个所有人都更安全的地方。在关于最重要的全球问题，如环境、人权、人口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联合国会议以及最近结束的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之后，我们应该集中注意切实地执行这些会议的建议。

国际社会在今年稍早的时候无限期地延长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效力。匈牙利从一开始便支持无限期延长的想法，因为我们深信这项主要国际文书以防止核武库的扩散的方式促进稳定并且同时争取为了和平目的有规则地发展核合作。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无核国家的安全保证，以及彻底审议该《条约》运作的前景——包括核裁军方面的义务，特别是早日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条约——将进一步开辟在这个领域中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前南斯拉夫的悲剧不仅表明野蛮和践踏国际法和人类行为基本准则可以造成什么结果，而且还表明不愿执行国际社会的合法决定产生的破坏性后果。我们所看到的是安全理事会乃至整个联合国既不能也不愿遵循其自己的各项决议，从而任凭那些只信赤裸裸的暴力和即成事实政策的人采取行动。巴尔干地区的危机严重和悲惨地提醒人们，只有采取统一行动，确保充分和及时执行各项决议，安全理事会才能保持其权威和信誉。要从这场危机的处理过程中汲取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应该建立充足的预警和预防机制，以便预先制止进一步悲剧和冲突的爆发。

匈牙利共和国作为前南斯拉夫领土上其中三个新生国家的邻国，非常关心同所有这三个国家进行和平和睦邻合作，并在《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国际法以及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基础上以政治手段早日解决冲突。我们认为为此目的，有保证执行所作决定的国际决心支持的明显和有信誉的国际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充分考虑两个迄今被严重忽视的因素，就不可能制定任何全面和持久安排。

第一，任何解决办法都应包含人权层面，其中包括根据国际标准有效保证少数人权利。在这方面，我要向人权委员会前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致敬，他为一贯维护我们的文明价值观念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果人权问题不加处理，任何大规模经济援助和庞大国际存在都不能作出真正的改变。

第二，次区域的安全以及确实整个欧洲的安全都受到了大规模武器库存的威胁，这些武器库存大都是前一段时期留下的，前南斯拉夫——它不是《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的缔约国——保留了大批武装力量，实际上，它拥有欧洲相对最庞大的武装力量之一。因此，在解决问题方面制订在解决前南斯拉夫领土上裁减常规军备的安排至关重要。

前南斯拉夫境内以武力获得领土和随之产生的“种族清洗”的可怕现象已导致整个区域遭到破坏。它触发了整个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见过的人口被迫迁移。在我们即将进入战争第5个年头和仍在为解决问题进行外交努力的今天，我们不应忽视最初造成这种情况的政治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建立种族纯洁，属于同一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可恶思想引起报复的恶性循环，夺去了10

万多人的生命，并迫使几百万人逃亡，其中许多人在邻国和其他国家寻求避难。在这方面，为改变古老的种族构成而让难民在传统上由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定居是违背国际法的。如果象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省的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少数民族所遇到的情况那样，以强迫手段并通过恫吓迫使难民在其地区定居，那就更为国际法所不容。

匈牙利政府已经几次对于这场冲突给有关人口的种族构成造成消极影响表示严重关切。从这个讲坛上我再次要求国际社会注意，必须在以尊重各种族利益方式解决难民问题的框架内制定全面解决办法。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包括制定和执行各项协议，确保这些民族的生存，尊重其包括少数人权利在内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鼓励建立长期保障这些权利的体制。

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仍然是我们首先注意的问题。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不仅是联合国所有成员自愿承担的义务，而且也是一项其执行情况可以受到国际社会合法审查的责任。在维也纳，我们结束关于人权普遍性问题的辩论时，曾通过世界人权会议文件，并重申自宣布《世界人权宣言》以来普遍性本身一直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因此，应该支持和加强联合国为捍卫人权采取行动的合法作用。

由于侵害人权的浪潮又在世界范围，大多是在国内冲突或种族动乱情况下重新出现，联合国必须加强其预警和预防能力，发展综合反应机制，其中包括实地访问和监测人员、维护和平活动更紧密地结合人权因素并确保在执行各政治、维持和平、人权和人道主义任务方面有效地相互作用。国际存在，特别是预防性保护，是在制止违反行为和预防其升级方面一个最有效的遏制因素。

建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办事处)所依据的前提是提高联合国系统内各项人权活动的一致性和可见度。但是，如果不为改善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效率作出不断努力，并把焦点集中在预防、现场监测和发展迅速反应能力上，我们对人权的承诺就十分空洞。

我现在要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合组织)当值主席的身份向大会发言。

自1994年12月布达佩斯首脑会议以来，联合国和欧安合组织的合作在政治和业务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当欧

安合组织这个在《宪章》第8章意义上的区域组织涉足预防冲突和处理危机这个迄今未知领域时，联合国的建议和协助已证明是一种重要的有利因素，为此我要向秘书长表示我们的赞赏。

根据两组织间达成的协定，我们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有关人道主义问题、人权、制裁监测和行政人员驻留方面的共同努力中发展各种灵活的合作形式。

目前，欧安合组织在格鲁吉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摩尔多瓦、乌克兰、塔吉克斯坦、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车臣都有特派团。我们还将在克罗地亚建立特派团。我们认为欧安合组织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科索沃、桑贾克和伏伊伏丁那的特派团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恢复其各项活动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这些欧安合组织特派团的任务各有不同，但它们的目标仍然朝着同一个方面，即协调有关各方，在欧安合组织的各项原则和承诺基础上，以政治方式解决其分歧。欧安合组织帮助监测与核查停火协定，监测部队撤离，建立民族和解的谈判体制和会谈原则并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还必须补充一点，在有些情况下，欧安合组织必须非常努力地争取各方作出参加和平和井然有序地政治进程并主动互相让步的必要政治认可。

我要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努力表示赞赏，这种努力仅两天前在纽约市产生了所谓的“进一步商定的基本原则”。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当值主席，我可以看到，该组织可能不久将作为执行期待已久的波斯尼亚和平协定过程的积极参加者发挥新的重要和负有挑战性的作用，这一点极为重要。

在利用联合国和欧安合组织相辅相成的能力方面，匈牙利作为欧安合组织1995年当值主席决心加强这两个组织。我仍然相信在从阿拉斯加到堪察加的辽阔地区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将在各位成员的积极支持下，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实现《宪章》50年前确立的崇高理想。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外交大臣卡盛·申盛实先生阁下发言。

申盛实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我想代表政府和人民最热烈的祝贺弗雷塔斯·多阿乌拉尔先生阁下当选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第50届会议主席。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本届会议的工作和成就将象我们正在庆祝的时刻一样意义重大。

我想借此机会向大会第49届会议主席、科特迪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致敬。我国代表团十分赞赏他的领导才能和他为履行去年交给他的繁重责任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在他的指导下,第49届会议不仅为联合国50周年纪念日作了准备,而且有助于今后加强联合国的基础和明确其议程。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作为外交大臣代表我国政府和泰国人民荣幸地在大会上讲话,我想重申我国政府完全和毫不退缩的支持联合国的各项宗旨和原则以及它所进行的无所不包的工作和努力。作为一个民主选举政府的代表,我特别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在促进民主的原则和实践方面加强了它的作用和参与。泰国认为,作为一个全球性组织,联合国不仅能在执行本身的职能方面,而且在促进民主概念和在世界事务中加强民主原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出于这种信念,我希望承诺泰国完全支持联合国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过去几年中,人们就在今后50年中加强和复兴联合国,就使联合国做好准备以应付即将破晓的新世纪所带来的挑战发表了很多言论。这些年中,联合国系统内外的很多专家,实践者和热心人就如何改进联合国的结构、工作方法、效率和议程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建议。尽管如此,为使联合国成为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所说的一个“重视任务和力求结果的”组织,仍需作很多事。

在这方面,泰国认为,为实现联合国系统的成功改革,一些因素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改革必须是全面和普遍的。改革进程必须在联合国系统的所有机构中进行,包括联合国工作和活动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在联合国的3个主要机构中,即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应作出特殊努力来协调所有改革措施。因此,泰国完全支持大会本月关于成立一个加强联合国系统的高级别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以便审查和评价从各种来源获得的改革建议。本着该建议的精神,我想进一步建议,除高级别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外,还可以指定一个中心点,以协调联合国所有机构中的改革措施。然而,这样一个中心未必一定要取代现有改革机制,如联合国财政情况高级别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特设不限成员名额发展纲领问题工作组,和安全理事会改革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等,或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此外,泰国确信,我们还必须确保,21世纪的联合国更公平、更有代表性、更民主、更有透明度和更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使各国能够尽可能广泛的参加其全部决策过程和活动,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

在谈到这些特点时,我们倾向于考虑到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工作,作为对维持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主要机构,必须对安全理事会进行改组,使他们能够有效地履行其职责,而同时确保其合法性和它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为实现这个目标,安全理事会经过改革的工作方法和构成应使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会员国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参加其工作,同时适当承认那些其目前世界地位反映了当前全球在力量和影响方面的变化的国家。

然而,只通过改变其构成和工作方法来改革安全理事会是不够的。为使安全理事会真正有效率和效力,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我们对安全理事会作用的看法。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在冲突局势下应该做什么和应该能够取得什么成果所抱的期望必须更现实。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应考虑限制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范围和深度,以便使联合国的参与更加实际,更有意义和更有成本效率。

正因如此,我国代表团欢迎大会主席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乌拉尔博士阁下在第五十届会议上提出的论点,即需要重新审查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一般性政策。我国代表团还欢迎第五委员会正在作出的改革审批维持和平预算和拨款程序的努力,这将有助于改进联合国对财政资源的管理。我国代表团相信,设法减少联合国维持和平及其有关行动的费用大幅增长具有充分的管理意义,1995年的维持和平费用已经增长到30多亿美元,是造成目前联合国财政困难的一个原因。

从财政和管理角度探讨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是一回事,从人类观点来检查这些努力是另一回事。部落冲突、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索马里、黎巴嫩和塞浦路斯这类地区持续敌对

行动的根源，早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已存在，其中许多早在联合国成立之前就已存在。如果卷入这些冲突的人没有和平共处的愿望，联合国也会束手无策。因此泰国充分支持联合国贯彻联合国秘书长于1993年所倡议通过的《和平纲领》的持续工作。泰国尤其相信该倡议所赞成的预防性外交和建立信任概念能够对推进世界所有区域的和平与理解发挥巨大作用。

泰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自1971年起倡议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东南亚中立区)的概念，1976年倡议《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最值得注意的是在1994年倡议“东盟区域论坛”(东盟论坛)，涉及亚太区域和欧洲联盟的18个国家。最令人满意的是，“东盟论坛”成立两年以来日益证明是一个有用的和平与理解的工具，对亚太区域的预防性外交和建立信心的努力作出重大的贡献。

去年全球经济领域出现几个重大发展。世界贸易组织(贸易组织)成立，虽然贸易仍处于初期阶段，它已经预示着最终会建立一个透明、平衡而有效的世界贸易制度。应该不断努力，将主要贸易经济以及过渡经济结合到贸易组织的框架中去，以便更加充分的将自由公平贸易的准则和实践全球化。

同样，乌拉圭回合协定的签署为建立更公平和更开放的全球贸易制度提供了希望。有必要尽快充分贯彻这些协定。缔约国还有必要不采取单方面和武断措施，因为这违反协定的精神与规定，阻碍国家之间与地区之间贸易的自由流通。令人悲痛的现实是，尽管签署了协定，诸如泰国等贸易国家仍在农业、纺织和轻工业产品等领域受到单方和武断措施的损害。

因此泰国人认为仍然有必要就加速执行乌拉圭回合的承诺和有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谈判。还应作出努力以确保这些讨论和谈判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的问题之间取得平衡。泰国进一步认为，为达到这个目的，诸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等联合国机构在混合和表达世界经济所有有关成员国、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忧虑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贸易协定不是唯一可以使世界各国关系更加密切的协定。区域和次区域经济集团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

是国际经济领域又一个受欢迎的发展。世界各地这些实体间的联系实际上已经编制出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具有强大潜力，一切有关实体都会从中受益。然而，必须不断谨慎小心，确保这些集团不会变成内向的，成为相互排斥的区域性贸易集团。这种发展将危害本机构过去50年中所培育的多边主义精神，也不利于世界贸易制度。

东盟这类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合作框架现在跨越东西南北的分界。大洋不再分隔世界。诸如亚洲 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 欧洲联盟等努力尽管有着地理差距和界限，但仍有希望促成区域间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这些日益发展的合作网络扩展到全球各地，越洋贸易成倍增加，地理和经济差别便日益失去意义。富国与穷国之间、西半球与东半球之间的尖锐分界线的确在缩小。

可持续经济发展与可持续人的发展必须携手并进。只要人们的基本权利被剥夺、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不可有真正的繁荣。泰国作为一个十分着重社会平等原则、社会福利和人权的国家，完全支持联合国在减少贫困、教育、医疗保健和滥用和贩运毒品输毒品作斗争等领域的努力。尤其是毒品贩运始终受到泰国的特别关注。泰国的地理位置靠近所谓“金三角”，因此泰国始终如一地在全球一级和区域一级支持预防、控制并镇压麻醉毒品的国际努力。这种支持在最近几年又由于20世纪开始流行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而加紧。泰国认为该种疾病象毒品问题一样对人类具有破坏性影响，是全球所关注的问题，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表示支持联合国关于《发展纲领》倡议所开展的持续工作，这有助于找到更实际的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以更加有效和富有成果的方式应付前面提到的经济、社会和人类安全问题的各个方面。

尽管过去五十年中联合国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在1995年我们发现我们与《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者们在1945年的期望和梦想仍相距很远。所以，今年是我们联合国人民在其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为我们自己和我们后代的命运重新献身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者们的希望和梦想的一个最适当的机会。多年来，我们向联合国要求了很多，也从它那里拿走了很多。我们将继续这样做，而且要求和拿走的将会更多。现在是我们在联合国重新投资的时

候。我们必须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归还联合国。尽管联合国并不完美，但它却是不可替代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那一代人为我们创建了联合国。他们为我们所有人点亮了希望的灯塔。现在我们有责任将一个更明亮的灯塔传给我们的后代，即一个能够经受时间考验并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下一个世纪挑战的得到振兴和加强的联合国。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卢森堡副首相兼外交和对外贸易与合作部长雅克·普斯先生阁下。现在我请他发言。

普斯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与在我之前的发言一样，我愿对大会第五十届会议的主席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他的当选。我可以肯定，作为与卢森堡邻近的国家葡萄牙的代表，他将熟练并有效地履行其领导我们审议工作的这一艰巨的职责。

欧洲理事会主席哈维尔·索拉纳先生最近解释了欧洲联盟对联合国的工作及呼吁其面对的挑战所持的立场。这些也是我国代表团的观点。我对在巴尔干和中东出现的光明前景表示欢迎。另一方面我必须对车臣的局势表示遗憾，有关各方在恢复去年备遭痛苦的地区的和平方面缺乏进展。

在前南斯拉夫，最近几个月出现的戏剧性进展实际上已改变了那里冲突的性质。在多年的内战、暴行和“种族清洗”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出现了一线希望。我对交战各方最近在日内瓦达成了决议以及由于美国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先生的调解努力和承诺而达成的开放萨拉热窝的协议表示欢迎。然而，我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就全面解决冲突而进行的谈判将是漫长的，而解决方案的实施将是一项困难的任务。

卢森堡政府准备参与重建的努力，直至某些条件得到满足：有效地执行全面解决方案，实施裁军规划，以及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权，包括重返家园的权利。

在中东，就达成第三项被占领土自治协定举行的谈判刚结束。拉宾先生、佩雷斯先生及阿拉法特先生表现出

了堪称楷模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政治意愿，他们值得我们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所有人都被呼吁为目前正在举行的这一大规模和平努力的成功提供帮助。我国政府已发起了一个重要行动，以期为被占领土的发展提供合作。卢森堡还将为即将举行的选举派出观察员，这些选举将是对建立一个文明和民主社会的决定性考验。

我国满意地注意到5月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得到了无限期延长。我们紧急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新的核试验并遵守现行的暂停试验。这样的决定将有助于创造一个适宜的气候，有利于在1996年达成一个适宜核查的全球性禁核试条约。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大会刚刚在北京结束。我国政府对会议所取得的进展表示赞赏，并为以下这一实施表示高兴，即妇女的权利首次被视为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特别注意到大会认可了妇女控制其性卫生和其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经济资源的权利。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声称的“可以不同的权利”不应妨碍这些新原则的实施。

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导致我们认为旧的两极世界已成为过去，新的世界秩序将自动地取而代之。不幸的是，现实并未肯定这一希望。我们生活中的多极世界丝毫未变得更统一，也未变得更富支持性、更安全。种族冲突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爆发。狭隘的民族主义赢得了许多追随者，政治和宗教上的不容忍正在扩大。

我们认为，随着国际合作的增加，多边组织的作用也将上升。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对本组织作用的看法经常是不当的，或者经常把它的作用糟糕地介绍给公众。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联合国的印象似乎是不公正的。它并未考虑到许多限制，而联合国是在这些限制下发挥作用的。更为经常的是，批评家们所针对的是错误的目标，忘记了正是由于会员国拒绝向联合国提供必要的资源，才使得它既无法作出决定，也无法采取行动。

会员国所表现出的政治意愿与联合国日益增多的责任经常是不相称的。

所以，本组织今天必须抓住以下事实所引发的一个新情况，即目前大多数冲突发生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境内，不再是各国相互对抗。干预成为一种只有联合国才能使其合法化的干涉。

这些源自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种族或宗教冲突不仅是正规部队，而且也是民兵和部落武装对抗的结果。平民经常首先成为受害者，如果不是主要目标的话。

联合国被要求承担的使命也正变得日益复杂、困难和危险。人们呼吁联合国维持和平，但经常是没有和平可维持。

但是联合国有几次是成功的，不论是在纳米比亚、柬埔寨、萨尔瓦多、莫桑比克或海地，这些成功是重要的，但媒介往往把它们轻描淡写。在这些国家中，联合国已帮助人民克服多年内战，引导他们把精力投入建设民主国家。

这些积极和勇敢的行动同其他对威胁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惨遭践踏的冲突的相当胆怯的反应形成对照。在卢旺达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一段长时间里前南斯拉夫也是这样的情况，虽然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减缓受害者的痛苦，只要联合国不采取更加明确和坚决的方针，使联合国能够防止这样的灾难发生，本组织的效率和信誉就可能受到怀疑。

正如我刚才就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失败和功亏一篑的例子中汲取教训。我国鼓励为联合国提供联合国自己的快速反应能力的努力。但本组织也应该决定，扩大同各专门的区域性组织，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欧洲联盟的合作，在些情况是否既更加有效又更加经济。无论如何，任何新的联合国行动必须也经过军事评估后才能设立。此外，联合国应该确保每次行动的指挥官得到足够的军事资源和明确连贯的政治指导。

我们的时代已经目睹国家方面惊人的发展。国家作为解决国家问题和国际体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的概念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国家日益面临着瓦解的危险，它们的公民正在寻求逃避僵硬结构的压迫，要求成为越来越窄小的种族团体的一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民主似乎是确保国家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进步的保障者继续可行的最佳途径。在国家一级，民主为和平提供必要的稳定，确保尊重人权，并让人民表达他们的意愿，在区域一级，如在欧洲，它让大小国家共同参加决策，通过鼓励合作和促进和平的方式为发展作出贡献。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开战。

因此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责任是促进国家之间和国家中的民主，帮助它们建设民主制度，为它们提供后勤和技术支助，以组织自由选举，推动建立一个公共部门，以保障国家事务的适当管理；并且为文明社会各部门提供资源，以巩固民主的基础。卢森堡政府为本组织在该领域中的活动提供实际的支助。我们认为，促进人权是另外一个优先领域。特别是《儿童权利公约》的通过朝前迈进了一大步。这项《公约》是一份平衡的文件，它帮助保护儿童免受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因此，已经批准这项《公约》的国家政府必须通过和执行必要的国家立法。大会已代表数以百万计的街头儿童发起了国际行动。我国政府建议采取类似的努力，协助数以百万计为生活所迫，甚至被强迫做工的儿童。在20世纪末还有10亿多人民生活在赤贫中，几乎15亿男女和儿童没有足够的食品和饮用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或者是基本的保健服务，这是不能接受的，确实是不能容忍的。确实，南方有些地区如今正在惊人地发展。但其他地区，特别是在非洲大陆上，似乎已被使整个世界经济受益的进步抛弃在后头。

同样惊人的是，国家内和南方和北方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状况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人类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拥有世界社会产品的五分之四以上，同时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却只有1.4%的世界社会产品。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我们有责任提供支持。这种支持应该补充和加强这些国家本身必须在国家一级作出的努力，卢森堡已在仅仅几年中把它的发展援助增加了一倍。卢森堡还承诺，在本世纪结束前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占0.7%的目标。它还希望在减少债务方面取得新的进展，这些债务继续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陷于瘫痪。

本组织必须作为全球一级国际合作的主要机构发挥中心作用。这事实上正是我们《宪章》的设想。序言强调必须促进“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进而使发展成为本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

联合国成立五十年之后，我们认为现在是开始深入审查本组织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活动和结构的时候了，同时要考虑到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各种问题日益全球化的情况。这次审议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各国正面临着各种新的现象，这些现象常常是多样化的，但它们都有超越国家边界的共同点。

我想到的特别是艾滋病等健康问题，或者象臭氧层损耗和全球升温这样的环境问题。还有这种社会现象，如人口增长、人口迁移的压力、难民问题，和侵犯人权。人们日益关注的其他跨界问题是毒品走私和新型暴力和罪行，甚至国际恐怖主义。

我们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这套制度是建筑在这些现实之上的，并且能够更好地考虑到全人类的利益，特别是最贫困的人们。这样一套制度应该能够鉴定综合性政策，制订出明确、连贯的指导方针。应该以此为目的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系统之间的合作。

只有联合国才有进行这种改革的必要的合法性和权威。由《发展纲领》开始的更新和澄清工作是这种全球观点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我国打算同欧洲联盟中的伙伴一起，为就此课题将要进行的讨论作出积极的贡献。

在联合国50周年之际，若干专题小组讨论了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以及联合国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问题。我要特别提到卡尔松-兰法尔委员会，该委员会已提出了题为《论全球治理》的报告，和另外一个秘书长亲自设立的关于联合国未来问题的独立工作组，该工作组已在今年6月提出了其研究结果。这两份报告提出了一些潜在改革和具体的建议。其中包括设立一个经济安全理事会。

我认为，这些建议是值得参考的宝贵意见，他们为应该进行和加强的改革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非常重视对这两份报告的审议，大会已把这项工作委托给最近在加强联合国系统的架构内设立的高级工作组。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谈谈有关联合国所开始的改革进程的两个问题，即扩大安全理事会和使联合国的资金来源建立在一个稳固基础之上问题。

今天的安全理事会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它的决定是定由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遵守的，它们对世界数百万人的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尽可能忠实地反映整个国际社会的决心。一个更能代表当今世界的安理会将加强其行动的合理性，并促进它的决定得到执行。

我国政府赞成平衡地增加成员，将来自北方和南方的新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接纳进安理会。我们尤其希望认可那些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早已得到确认的经济大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

只有调整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组成才可能改进它的代表性，这也需要提高其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必须加强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特别是与向维持和平行动派别部队的国家进行的对话。

最后，现在应该删除《宪章》中提到“敌国”的地方。这些敌国早已不存在了。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联合国所面临的财政危机的严重性。这不仅起因于支付的数额。如果将它与用在其他地方的数额相比，那么相对来讲是很小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些会员国没有充分履行，甚至根本没有履行向联合国预算支付摊款的义务。根据《宪章》，每个国家都有责任按时全额缴纳摊款。

卢森堡政府赞成设立一个监测机制，以确保联合国系统的适当管理。

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各会员国应该努力制定一项办法，使本组织在下个世纪具备新的合理性和可信度。要使这一工作取得成功，就必须使民间社会的代表，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与这项努力。

但归根结底，联合国的适当运作和效率首先取决于各会员国，尤其是最强大的会员国对多边行动的政治支持，以及它们愿意向联合国组织提供的政治、军事和财政支援。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长、尊敬的唐纳德·查尔斯·麦金农阁下发言。

麦金农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借此机会祝贺葡萄牙的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大使在联合国这个重要的五十周年时当选为大会主席。

我还要向成为第185个会员国的帕劳表示特别的欢迎。我们同是太平洋国家,帕劳的加入也是我们的荣誉。

今天我要在这里谈谈使我们的全球社会成为一个我们所有人的更安全地方的问题;在冷战结束后的这些年里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和仍然需要采取的行动。记忆是短暂的;人们很难记起仅在几年前全球政治中存在的相互猜疑的程度。

我们最近取得了巨大进展。国际社会在努力使世界更安全、更稳定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我们要继续努力,以巩固我们在控制、削减和消除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们还会看到我们都希望在冷战结束后会出现的好处。

向一个冷战后世界过渡并非易事。我们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在最近几年里,我们深受鼓舞地相信,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抱有这一希望和这种乐观的原因是核浩劫的威胁已减弱。在过去50年里,核大国第一次承诺削减而不是扩充,拆除和销毁而不是投入使用和制造。

然而,最近的事件给短暂的乐观时期罩上了乌云。新西兰认为,不论是在哪里继续进行的核试验都无助于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相反,核试验向拥有或想要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发出了错误的信息。它还告诉它们,这些武器的发展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自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来所进行的核试验打乱了在延期会议上达成的脆弱平衡。新西兰当时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无限期延长该条约是正确的选择。世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不扩散制度,一个不会因为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而受到质疑的制度。但是,该会议所做的不仅如此。大多数与会国明确表示它们反对核试验。它们也希望着手建立一个《条约》第六条中所设想的无核世界。傲慢的无视和不理睬许多国家的观点导致了严重的失望。恢复曾经存在的信任需要很长的时间。

新西兰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坚定自豪地反对核武器和核武器试验。我们厌恶任何地方进行的试验。但是,在我们认为的我们所在区域恢复试验的决定尤其激怒了新西兰人民。南太平洋论坛各国的领导人仅在两星期前在他们举行的会议上表示了他们的愤慨。他们回忆起该区域的痛苦经历,追溯到25至50年前所进行的大气层试验。

南太平洋地区并不是单枪匹马地反对核试验。世界每个区域的政府、议员和人民都愤怒、震惊和失望地大声疾呼。继续进行核试验的两国政府必须听取国际社会的声音。它们是在跟着没有人愿意听的曲调起舞。

在这种情况下,新西兰同一个与我们想法一样的国家组成的代表性集团一道,将向本届大会第一委员会提交一项适当的决议草案。

试验是一种退步,我对此表示谴责。现在还为时不晚。中国和法国所需要做的就是听取国际舆论并宣布它们的试验计划已经停止。

我要欢迎三个核武器国家—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对真正禁止核试验的承诺:禁止任何核爆炸,无论其规模有多小。这是我们一直所要求的—一项全面禁止,这里“全面”一词意味着它的本意。我们高兴的是它正得到认真的支持。

新西兰要求尚未表明充分支持这一做法的两个核武器国家尽快这样做。时间不多。进行谈判的期限是1996年,国际社会正要求裁军谈判会议负责满足这一期限并制订出一项其范围真正全面的条约。

在这方面,大会日益关注裁军谈判会议中缺乏责任心的情况。有限的和不具代表性的成员组成是问题的主要部分。扩大成员数目的工作早应进行。新西兰欢迎最近几个星期在日内瓦取得的进展,我们感谢摩洛哥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然而,真正的考验将是当我们明年再次彼此开会时,新的成员是否能够在其席位就坐。此刻,结局仍不能令人满意。我记得民主代表性是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核心。我

们希望1996年不会出现有关裁军谈判会议成员组成的纽约倾茶事件。

我还敦促裁军谈判会议成员不要把眼光限于全面禁止条约的缔结。新西兰希望看到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国际协定。这将是有关彻底消除核武器谈判方面的又一重要步骤。我们敦促裁军谈判会议解决其程序分歧，展开谈判。

我应补充一点，我们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上，提出了就一项禁止未来生产核武器的协定进行谈判的设想。这会使我们进一步接近消除核威胁。但成立有关常规武器的问题也是重要的。

首先，我要提到地雷的问题。我要祝贺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提出这项问题并提高全世界公众意识的方式。今年在日内瓦举办的会议是最及时的——但需要作更多的努力。需要提供财政和技术资源来帮助排除数百万已经埋下的危害生命和毁灭生活的地雷。我保证新西兰正为该项工作提出的帮助。

当然，仅仅是排除并不是答案。需要在对付这种可怕武器方面取得紧迫的进展，这种武器在冲突早以停止以后，仍然夺去无辜者的生命——他们是农耕者、其子女、店主、打柴者、运水者。本星期在维也纳开幕的谈判会议把修订有关地雷的国际法律作为其主要目标，我要求所有与会者一道努力，对这些完全滥杀滥伤的武器实行最严格的限制。我要为把它们从世界各国武器库中全部消除而努力。

这使我们想到武器转让的更广泛问题。我们对武器转让的不必要和不理智的增长深感不安。此刻，全球都急需支援来用于发展、环境和健康，在这种时候，为什么甚至想扩大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这种微不足道的措施仍然受到限制？

如果各国把越来越多的稀少的自然资源投入其经济的国防部门，就不会促进和平和发展。过多的全球经济能力将用于军备，而同时世界上的公民却急需更好的医疗、更好的教育和他们后代的更美好未来。

常规武器的广泛存在及民族主义的再次出现，一道酿成了一种十分危险的混合体，对冷战后时期的稳定构成严

重的威胁。今天，各会员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应付这种挑战中保持一种集体的作法。

过去一年中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事件，对国际社会构成巨大挑战。新西兰完全支持本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年八月末对疯狂炮轰萨拉热窝的行为作出的坚定反应。现在各种外交努力正在进行，包括上星期二达成的十分重要的立宪协定，这为结束长达四年之久的最令人恐怖的冲突带来了一些前景。

一些人一直看不起联合国在前南斯拉夫取得的成就。然而，这是无视挽救数以万计的生命和大幅度减轻痛苦的事实。因此，新西兰尽管在地理上远离该区域，却愿意发挥其作用。我认为，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的使命总有一天会得到对其迄今所取得的成功承认。

集中注意联合国的问题是太容易了。我们也需要记住它的成功。我指的是柬埔寨和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和海地、纳米比亚和安哥拉以及一些年来在中东各地对和平的各种贡献。甚至在索马里，尽管政治解决已证实很渺茫，但由于联合国的努力却减轻了大规模的饥荒。

联合国是独特的。它需要处理最棘手的问题——其他人把这些问题归为“太难解决”一类。它在各国政府和世界媒体的最密切公众注意下工作。

新西兰坚决支持改进维持和平管理的实际步骤。实际上，我们自己出资向维持和平行动部提供了更多的专门人员。我们为加强秘书处排雷方面的能力作出了贡献。我们将继续履行这些承诺，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如此必要。我们还以今年早些时候参加了联合国的待命安排，我们希望这些将为维持和平及其规划提供更明确的焦点。

我们饶有兴趣地研究了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的补编中的建议，即联合国应考虑快速部署部队的设想。我赞扬加拿大、荷兰、丹麦和其他国家已经进行的突破性工作。我昨天同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部长们的讨论，使我感到鼓舞。能够而且应当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大约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大团结谈到一些我认为是进行维持和平行动的关键的因素。这些包括可持续的财政制度、透明的政治责任、明确的目标、保障联合国人

员安全的可依赖的法律制度，当然还包括资料的提供，从而能够迅速和有效地实现各种目标。

副主席阿拉尼瓦尔·基罗加先生主持会议。

已经取得进展。我们特别高兴的看到《联合国人员安全公约》已在上一届会议期间开供并签署。我们敦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尽快签署。我们应就这种进展感谢数以千计曾经或正在世界各地从事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人。

阿根廷和新西兰建议安全理事会和部队派遣国磋商程序的改善已经落实将近一年。尽管差强人意，我们仍需继续努力。我们向联合国行动派遣部队的国家应该确保这些程序的切实的执行。

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具备可持续的财政制度。我感到严重关切的是，尽管去年在大会上提出了各种警告，各国代表团在关于财政危机问题工作组中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联合国——这个联合国——8月中旬即将囊空如洗。会员国拖欠交纳正常和维持和平的预算分担的数额已达到空前的水平。在庆祝50周年前夕，联合国，这个我们自己的机构濒于破产，这简直是个悲剧。

在联合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的是政治意志而不是更多的言辞。莎士比亚说过，“言辞抵不了债”。我们需要新的主张，不需要花样翻新的陈词滥调。更重要的是会员国应该交纳的款项必须及时全部缴清。

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回顾联合国的50年时，值得我们深思的颇多。有过美好的时刻，也有令人不快的时刻。我们不应放弃改革和重振。我向你、主席先生和其他会员国保证，新西兰将致力于帮助改造联合国，使之成为我们走向21世纪时需要它为我们所有国家效劳的一个组织。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博茨瓦纳外交部长蒙帕蒂·梅拉费中将阁下发言。

梅拉费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我仅向主席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他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本届会议上当选就任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博茨瓦纳和葡萄牙多年

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我荣幸地向他保证，在他主持大会审议期间，博茨瓦纳将给予他支持与合作。请还允许我借此机会向他的前任、我亲爱的兄弟和同事、科特迪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表示敬意，他以熟练的技巧指导了第49届会议的工作。他极为成功地担任了主席，非洲为此感到骄傲。

我们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阁下先生和他的富有献身精神的工作人员表示敬意。他们在联合国历史上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刻为国际社会作出了无私的奉献。秘书长在寻求和平方面的执着和不懈努力，集中体现在他的全面和富有启发意义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

50年前，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明确地预见到世界在遭受最大毁灭性战争后的发展趋势。联合国缔造者在悲惨的战争废墟上设想和创建了对后来处理国际关系和外交具有深远影响的全球性组织，这是他们以智慧和远见作出的业绩。《联合国宪章》在50年间仅仅作了3次修订，就证明了他们的远见和外交技巧。

联合国的建立令各大洲人民深为钦佩，这不仅仅是因为联合国的《宪章》保证要使后代人免遭战祸，而且也因为它捍卫了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与殖民大国国家利益不相容的。此外，联合国还承诺

“促成较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本届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评价我们在实现联合国缔造者以杰出的才华勇敢地在《宪章》中表述的理想上取得的成就和进展，现在是对联合国的工作进行回顾和反省的时候，也是进行必要的改革、使联合国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和未来挑战的时候。

遗憾的是，东西方之间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曾经妨碍了联合国在存在的前45年履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尽管世界避免了遭受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性战争的破坏，冷战仍然导致世界各地区性冲突中许多人丧生。

例如在朝鲜半岛和柬埔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越南和中东等。在殖民地国家，尤其是在非洲，争取自觉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斗争的意识受到超级大国争夺的影响，因而导致发生了激烈的解放战争。

但是,在过去5年里出现了一个新时期,一个给联合国以希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国际关系中的普遍善与合作。换句话说,我们是在世界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新环境下庆祝联合国存在50年的。因此,在规划联合国未来50年行程时,我们应对《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再次作出承诺和奉献。

联合国的团结以及决心大大地提高了联合国的有效性,这尤其反映在冷战结束以后安全理事会可以很容易就作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定。今天的联合国终于摆脱了意识形态对峙的桎梏。在过去几年里,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安全理事会确实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看到了在柬埔寨、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萨尔瓦多以及最近的海地联合国的行动都取得了成功。而且现在,在华盛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又签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协议。

但是,在这一国际合作的新气氛中,也不是没有问题和挫折。索马里、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悲剧仍然非常棘手,让国际社会汗颜。前南斯拉夫以及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地区的相互残杀仍然难以解决,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代价惨重的内战仍然肆无忌惮地进行。这些问题说明,在国际关系中并非一片太平。联合国必须加强最近采取的着眼于解决这些冲突的倡议。如果一些国家仍然被冲突和战争蹂躏,国际社会就永远不得安宁。

在我们迈向新的千年的时候,从50年相对和平、从联合国的50年中获益非浅的一代人有责任为在今后50年及其以后服务于我们的子孙后代的一个更好的组织做准备。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新的集体安全的体系,使单边主义以及追求狭隘的民族私利的行为让位于多边主义,以及解决国际问题的集体责任。要使复杂的维持和平行动取得成功,就必须有多边合作以及执行能够产生长远效果的政策。必须突出一致的努力来实施解决全球问题的一致的标准。

安理会的公平代表权以及增加其成员国的问题在最近几年为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而且不无理由。50年前的联合国同今天的联合国大不一样。会员国的数量在这些年里有了很大的增加,许多民族特征和历史背景很不一样的国家也成为了联合国的会员国;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构成应该反映这一现实。换言之,安全理事会应该集中反映大会

所代表的文化和哲学的多样性。毕竟,民主是涉及数量的。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应该成为教授和实践民主原则的最佳课堂。

但是,在处理和扩大改革安全理事会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否则我们在努力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新的问题。我们应该警惕安全理事会继续是,或者成为一个只一心追求富国和强国的政策以及战略性国家利益的俱乐部。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避免使安全理事会成为一个会因体积太重而崩溃的庞大和笨拙的企业。我们必须实现公平代表权和效率和效能之间的事宜的平衡。

秘书长的报告清楚地表明。维持和平行动耗资巨大。在过去5年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预算已经从每年约6亿美元增加到36亿美元。无法期待联合国能够承受这种急速增加的预算。

必须对预防行动给予更大的关注。在此,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在《和平纲领补编》中所说的话:

“显然较好的办法是通过预警、秘密外交和—预防性部署”。(A/50/60/第25段)

需要采取多方面的办法来发展能力,包括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使区域性组织及早觉察潜在的冲突,并防止这些冲突爆发。

在这方面,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机制及旨在解决非洲大陆在维持和平方面所遇到的众多的挑战。这表明非洲愿意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大陆内的冲突。我们欢迎慷慨解囊的成员国、国际组织和个人对非洲统一组织机制的支持。我们促请国际社会也作出同样的贡献。

我们也欢迎在英国政府主持下召开的一系列关于非洲预防冲突和维持和平的会议的圆满结束。其中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95年8月7日至8日在我国首都哈博罗内举行的。博茨瓦纳确信,培训、规划和准备,有效地早期预警系统以及后勤支持对于非统组织尽力预测和预防冲突并在冲突发生时执行维持和平活动的能力具有根本重要性。如果要实现非洲国家维持和平的能力,国际社会的财政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总的来说，如果联合国要有效地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众多而艰巨的任务，包括向关于冲突预防和维持和平的区域性安排提供协助，那么，联合国就应该有一个稳固的财政基础。由于会员国没有能够履行其对本组织所承担的财政义务，联合国常常出现财政紧急状况，这个问题再也不能持续到下个世纪而不加以解决了。至少在博茨瓦纳看来，我们各会员国在通过涉及财政的决定和决议时，也应该同时承诺向本组织的各个预算、方案和基金迅速而定期地交纳费用，这似乎是符合逻辑的。否则，通过这些决定和决议是没有意义的。如前所述，光是维持和平活动所需的资源就如此之大，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本组织能够作出点成绩的话，那么每一个会员国就必须交纳会费。

当我们谈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防止核扩散，这是因为在所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中，核武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最严重的威胁。在这方面，博茨瓦纳很高兴地看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和延期大会所取得的结果。各缔约国不仅同意无限期延长该条约，同时还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以及裁军的原则和目标，并承诺加强条约的审议进程。然而，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一些核大国马上就恢复了核试验，这使我们深感失望。

各缔约国进一步承诺在不晚于1996年的时候，就一项全面、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及可以进行有效地国际核查的全面的核禁试条约举行全面的谈判，现在，各核武器国家有责任完成他们所应完成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使世界免遭核武器浩劫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全面地消除这些武器。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在卫生保健领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卫生保健领域—所做的贡献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致命的疾病，如小儿麻痹症、肺结核、天花、疟疾以及盘尾丝虫病。联合国在发展领域所作出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转让技术，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技术转让，从而改善了卫生条件、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以及食品的生产和储存。

目前联合国正将几百万美元用于艾滋病的研究和有关费用，这种传染病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对许多国家的经

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我们真诚地希望世界将很快找到治疗办法，使人类免遭这种传染病之害。

近几年来向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提供的支援一直在减少，我们对此感到关切。这已对这些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产生不利影响。从秘书长的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的核心资源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减少，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知识性规划数字比最初水平下降了30%。确实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种不幸的趋势，因为开发计划署是负责向技术和发展援助提供资金和进行协调的联合国机构。应十分重视这种趋势对执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和方案产生的不利影响。

正在进行的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对话必须适当考虑到这些机构和方案在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减少这些组织的行政费用和精简其活动时不应该损害它们提供物品和服务的能力，也不应该损害它们的工作质量。在这方面，我仅重申1995年6月8日在博茨瓦纳的哈博罗内通过的非洲工业部长们的决定，部长们在决定中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支持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以使其能够继续积极地参与非洲的工业化。

过去5年中社会和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作出了巨大努力来解决这些领域国际上关切的问题。这些方面，例如成功地举行了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世界人权会议、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以及最近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举行这些会议本身值得赞扬，但国际社会不应该只满足于举行首脑会议，应努力通过切实可行的宣言和行动计划。首先，应真正承诺为执行这些宣言和行动计划提供必要的资源。

自大会认识到非洲普遍存在的困难的社会和经济局势、采取《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至今已有四年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今年7月3日至6日在日内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上得出结论说，执行《新议程》的进展缓慢而不足，并重申是否能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显然，虽然非洲政府和人民本身对非洲的经济发展负有首要责任，但仍绝对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的优先领域之一是区域合作与融合。在这方面，我们在南部非洲努力确保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发展。在经过10年的恢复和建设基础设施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开始了更密切的合作和一体化，其目的，除其它外，是使货物、资金服务和人员能自由流动。

在共同体的建设方面最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事态发展是，1995年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这个组织的首脑会议上，毛里求斯共和国加入南部非洲共同体，从而使南部非洲共同体的成员达到12个。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区域为自己确定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如果这个区域要在当前竞争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生存，除了这条集体自力更生的道路外别无其它选择。因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南部非洲共同体及其行动方案。

最后，我仅重申，这届历史性大会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评价成就、审查过去的教训以及规划本组织今后的道路。对联合国的工作进行的反思和思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是提高公众对联合国的认识、使有更多的人支持联合国以及表明在今后的岁月里本组织将仍继续是举足轻重的。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刚刚听取了这次会议一般性辩论中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几位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发言；我将请他们发言。

但在此之前我仅提请各位，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1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10分钟为限，第2次发言以5分钟为限，代表团应在各自的座位上发言。

戈默索尔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如大会会员国所知，英国政府正与爱尔兰政府密切合作推动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我仅对爱尔兰外交部长昨天发言时提到的谈判中的一个问题扼要地阐述英国政府的立场，这个问题就是解除对话各方的武器问题。

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在北爱尔兰举行所有各方的谈话，作为和平政治解决的基础。1993年12月我们两国的联合宣言声明，

“承诺是采用和平方法并表明其遵守和平进程的经民主授权的党派都可以自由地全面参加民主政治，并在适当的时候参加对话。”

1994年12月爱尔兰外交部长在爱尔兰议会中讲话时说：

“提出了如何确定永远结束暴力的问题。我们是在谈上交武器问题，并坚持这不只是暂时停止暴力看看能从政治进程中得到什么。在这方面两国政府的决心十分明确的。”

这两次讲话都反映了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是我们认为应实际上收缴一些武器，作为实实在在的建立信任措施，并标志着一种进程的开始。

金昌国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仅发言对南韩外交部长今天上午所说的话行使答辩权。

我们对这位来自汉城的先生有一些了解。但今天上午我们对他的厚颜无耻以及对政治的无知感到惊讶。他以为世界人民不知道朝鲜半岛的现实，企图污蔑我们，误导世界舆论。

从他今天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来自一个殖民国家的政客的本来面目。我要一点一点地驳斥他对我们所说的话。

首先，我们拒不接受他有关我国境内人权问题的种种指责。这一问题在于南朝鲜当局。我们曾经认为现在担任南非总统的曼德是坐牢坐得最久的人，但在南朝鲜现在还有几十个囚犯由于拒绝改变其信仰而已经坐了40多年的牢。

孔先生谈到了分离的家庭和开放我国社会的问题。这些正是我们想要向南朝鲜当局提出的问题，南朝鲜当局正在对人民挥舞国家安全法来镇压他们来实现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国家安全法禁止南朝鲜人民与来自北方的同胞会面，与北方人民通信甚至通电话。

南朝鲜是世界上通过法律禁止人民会面、通信和通电话的唯一国家。违法的人被关进监狱，仅仅在一个月之前，南朝鲜统治者逮捕并监禁了Mun i Knoan牧师的70岁的妻子吉朴英夫人，因为根据国家安全法她犯下了访问平壤的罪行。

南朝鲜统治者已沿着军事分界线筑了一道水泥墙来挡住南北之间的交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象分离的家庭进行会面是不可能的。

我要借此机会呼吁国际社会对南朝鲜当局施加影响，使其取消不人道不道德的国家安全法，并拆除水泥墙，以便分离家庭能够会面。

至于核问题，这是美国引起的。南朝鲜当局要求国外势力提供核保护伞，从而犯了一个罪。这里的问题是南朝鲜在核问题方面毫无发言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权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已同意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南朝鲜当局没有任何事情可作而只能坐下来看我们正在做什么。

《停战协定》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签订的。南朝鲜反对《停战协定》。今天，由于美国经常破坏停战机制，所以它没有发挥作用。它现在仅仅是起着外国占领南朝鲜的一种缓和作用。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向美方建议进行谈判来设立一种和平机制。南朝鲜在其中没有它的位置。因为它并非是《停战协定》真正的当事方，如果南朝鲜真的对朝鲜半岛的和平感到担忧，它最好是悄悄地坐着观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正在发生的情况。

至于南北之间的谈判，我们如何能够想象与那些既使在本届会议期间尽力诽谤对话伙伴的人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如果南朝鲜当局真正想和我们谈判，他们应该首先向全民族为他们去年在北方人民哀悼他们慈父般的领袖金日成主席去世时做出的不道德的情形进行道歉，而至少是应该表示出诚意。废除国家安全法并拆除水泥墙。

戈索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好几国代表团今天再一次提出了核试验的问题，一些代表团力图认真考虑他们的用词，但其他一些代表团就没有表现出同样的克制。

法国代表团希望再一次强调，以这种方式提出的判断并不是一种客观的事实评价，我要回顾的是法国结束的这一目前的项目，必须就其本身予以看待。它结束了至多限于8次的一系列试验，并将在1996年5月底之前完成。

我们的目标依然是在明年实现缔结一项禁试条约，它将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以及所有其他核爆炸。在这方面，我们只能表示赞赏的事实是一些代表团表示赞同其根本的目标并赞同我国对这一选择所作出的承诺——这是第一个作出这种承诺的国家。

我要重申，正如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已充分表明的那样，我们完成我国试验的方案并不危及环境。这一方案符合法律也符合法国作出的承诺——极度的克制是与禁止不同的。

最后，这一方案使法国有可能在禁试条约范围方面极力争取最令人满意并最为严格的选择。

我还希望回顾的是，法国政府的一位成员最近与南太平洋论坛的一些代表进行了坦率而积极的交谈，并向他们保证法国决心维持它与该论坛成员国的合作。

纪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加洛·莱奥罗先生在今天下午向大会发言时，提到了我们两国之间在今年年初发生的事件，并谈到了我们之间在双边关系方面继续存在的分歧，秘鲁代表团要谈谈以下几点。

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在发言中没有解释秘鲁和厄瓜多尔在1942年1月29日签订的《和平、友谊和边界议定书》这一国际条约确定了我们两国之间的明确的边界，也没有说明由巴西首领布拉斯·迪亚斯·德阿吉亚尔1945年7月15日所作的仲裁解决了有关已经划定的边界划分问题方面的分歧。

秘鲁否认和厄瓜多尔有领土问题，因为根据国际法，《1992年里约热内卢议定书》确立了国际承认的边界，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美利坚合众国四国承诺保证它。

必须清楚地区分边界——在这个案例中已经确立并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和它的标定，这是它在实地的执行。秘

鲁认识到，共同边界的某些地段仍未标定，并且完成标定是今年2月的《伊塔马拉蒂和平宣言》第6点的目的。

今年1月份武装冲突出人所料的开始秘鲁及时地通告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现在，我们决心在确立了我们边界的法律框架内解决和厄瓜多尔的分歧。

莱奥罗·佛朗哥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
尽管其意义重大，《里约热内卢议定书》的存在本身意味着仍有大片地区必须划定：圣地亚哥和与萨莫拉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区，从地理上来说这个地区并不存在；因此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办法。迪亚斯·德阿吉亚尔判决是这个问题在1947年出现之前在1945年作出的。因此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我们提及保证国的代表，因为他们参加了积极地有助于减缓该冲突的最近事件。

为此原因，我们必须重申我在稍前发言中所说的话，即虽然这意味着两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但是这些是的确存在的问题并且根据《伊塔马拉蒂宣言》第6点继续存在的分歧。

李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十分犹豫地决定发言，因为有人在发言中对大韩民国进行歪曲并且对它提出指控。虽然我可以不考虑有关代表的发言，但是我感到有义务为在这个大厅里聚会的代表作以下的澄清。

关于核问题，我国代表团愿提请该代表注意以下的事实，9月22日上星期五在日内瓦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以74票对0票通过了又一项有关北朝鲜不遵守原子能机构保障协定的决议。我们衷心地希望，北朝鲜将遵守其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以及它与原子能机构达成的保障协定的义务。

同时，我国代表团敦促北朝鲜再次主动地和南方进行对话，以便迅速地执行《关于朝鲜半岛非核化联合宣言》。

保护人权一向和继续是我国政府议程上高度优先的事项。特别是自文职政府在1993年就职以来，已经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在我国加强人权。大韩民国保护和改善人权的记录在许多有权威的报告和研究中有充分的记载，包括

全球的主要人权监督组织的报告和研究，并且还反映在我们继续是人权委员会的成员这个事实上。

因此，北朝鲜企图诋毁朝鲜在人权领域中的名誉只能遭到国际社会的嘲笑。我认为，北朝鲜代表团在错误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错误的议题，因为联合国是可以容易地发现谎言和歪曲事实的论坛。许多代表去过我国并且亲眼看到充分的民主如何在那里蓬勃地发展。

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简短地引证1994年6月大赦国际关于北朝鲜政治犯地位的报告。该报告特别令人震惊的是，记录了许多全国拘留中心内政治犯的姓名。据信几千名囚犯被拘留在北朝鲜各地无数的集中营里并且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430多名南朝鲜人被不顾其意愿地抓到北朝鲜。

根据一个权威性组织的人权年度报告，

“北朝鲜政权对其公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并且为每个人确定安全等级，以此决定就业、入学、使用医疗设备和某些商店、以及加入朝鲜工人党的机会。该政权不允许独立媒介或社团存在，并且公众很少得到外部信息，除政府所批准和散发的信息之外”。

北朝鲜人权局势糟糕的另一个突出证据是，在一年中从北朝鲜在西伯利亚的伐木营地叛逃到我国的人数已经接近60人。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真正是象它所称的一个

“尊重和确保人权的国家”，

那么我国代表团敦促它开放社会并且允许国际社会亲自观察其人权局势的目前状况。此外，我们要求至少允许和家人分开的被拘留者和个人与他们的家属和亲人联系。

最后，我将不理睬北朝鲜的所有其他发言，因为我们都知道，尽管他们所提出的无理论点或者任何误导国际社会的进一步企图，但是大韩民国在民主化和经济繁荣方面是成功的，所有朝鲜人民都为此感到骄傲。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第二次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发言，并提醒他此类发言以五分钟为限。

金昌国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在我看来,南朝鲜代表似乎再次对朝鲜半岛问题非常无知。我建议他非常认真和深入地研究一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协定纲要,因为如果该协定纲要不执行这一点,那么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任何办法都不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第二,仅仅一个月前,在南朝鲜的一位长期囚犯被释放。他在监狱中服刑43年。令我也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南朝鲜代表对其《国家安全法》不感到自豪。他根本没有提及《国家安全法》或这项法律对朝鲜人民的真正含意。

我也要就南朝鲜代表刚才有关大赦国际组织的那番话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是谁为诬蔑我国向大赦国际组织提供资料?正是南朝鲜当局。

因此,我们拒绝接受南朝鲜代表的任何指责。我再次建议他更好地熟悉一下他自己国家的局势,以及《国家安全法》对我们民族真正意味着什么。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第二次请秘鲁代表发言。

纪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在本次辩论的现阶段,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短。

大会必须作以下澄清。

在秘鲁和厄瓜多尔边界划分方面可能存在的协定已经按两国商定在适当时刻提交仲裁。这次仲裁是在由四国,即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美国保证的条约框架内进行的,并得到双方接受。

厄瓜多尔继续执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此建立的划界制度,甚至也提到了我已提及的仲裁。

秘鲁认为,必须承认,1942年《里约热内卢议定书》和我提及的仲裁都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的一部分。

秘鲁坚定地致力于按照1995年1月《伊塔马拉蒂和平宣言》第6段,继续努力根据上述双方同意和国际承认的国际文书寻求最后解决这个问题。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第二次请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发言。

莱奥罗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显然,秘鲁大使刚才所说的话涉及一件1945年已裁决的案例。但是,美国航空制图部门当时为一个委员会绘制的一份地图显然表明,圣地亚哥和萨莫拉河之间当时根本没有分水岭这样的地理因素。

这种分水岭实际上只是在1947年才出现,因此,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在1945年的裁决中得到解决。1947年的事件曾导致厄瓜多尔政府请该《议定书》各保证国邀请秘鲁参加联合调查,以便消除对地理情况的疑问。1956年曾再次发出邀请,但秘鲁当时没有接受,而且自那时以来一直没有接受这项邀请。

在《伊塔马拉蒂和平宣言》第6段中可以找到提及“未解决事项”之处。其中有的涉及划界问题,有的则涉及定界问题,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疑问。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第二次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Lee Kyu Hyung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怀着最深切的遗憾再次发言,以便对北韩代表团的另一项不合理发言作出答复。

我将简短论及《国家安全法》。

我国政府已多次,包括在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充分阐明对《国家安全法》的立场。

朝鲜半岛的局势仍然是冷战的最后一个遗产,它需要我们十分敏感和耐心。虽然朝鲜人民愿意改善政治局势,以便使该项法律的某些规定不再有必要,但全国已达成这样一项共识,即为维护我国的和平、自由、民主和人权保留该项法律。

一旦北韩放弃其侵略政策,《国家安全法》就将废除。

下午6时25分散会